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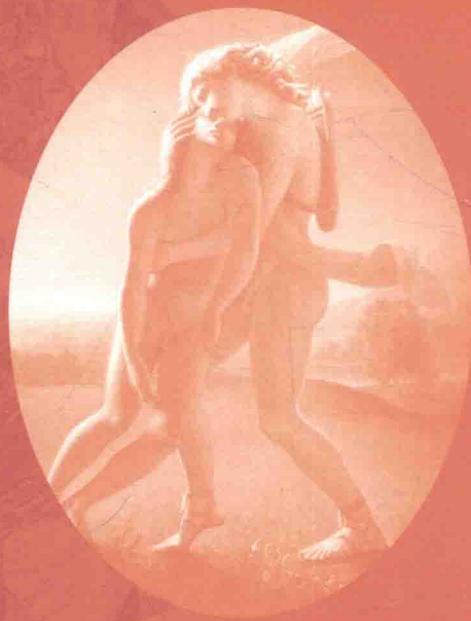
友爱与背叛

西方同性恋

历史研究

上卷

〔日〕海野弘 著
张洋 译注



ホモセクシャル
の世界史

友爱与背叛

西方同性恋
历史研究

上卷

[日] 海野弘
著
张洋 译注



序言

尘封于世界史中的禁忌

难言之隐

同性恋曾经被称作是“难言之隐”。这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只能静默承受的罪恶。因此，以往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也是被明令禁止的。

20世纪，人们对“性”的话题日趋关注。与此同时，同性恋这一现象也逃出囹圄，开始被当作研究的对象。为何它曾经被隐讳规避？追本溯源，同性恋又究竟为何物呢？

所谓的同性恋是指彼此是相同性别的人，双方均对另一半持有性方面的兴趣且共同进行性体验的行为。做出这个定义的前提是要先将人类划分为男和女两种性别。其次，以男性和女性间的异性爱恋作为正常且主流的现象，将同性间的爱恋作为异端行为。然而，这两个设立的前提是绝对正确的吗？

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区别呢？真的可以清晰界定二者的区别吗？即使能够划清性别的界限，同性之间的爱慕又为何不可呢？

对于性别的划分可以参考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人类诞生之初会被认定为男孩或女孩。婴儿呱呱坠地之时，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焦急的双亲是小子或是丫头。这时对性别的辨认其实在出生前就已经存在，即通过对性器官的观察来判定性别（主要以是否生长阳具来对性别做出判断）。

与之对应，人类自出生后，在生长环境中会自然而然地被区别对待，并向性别的两极衍化。在英语中“性”有两种表达，出生时的性别表达是sex，成人后的性别表达为gender。也即是说，在生物学中性别是sex，而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性别是gender。

通常，我们将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看待。但站在历史的角度观察却并非如此。曾几何时，人类将性别用一元论来定义。法语中的homme和英语中的man都不单单指代男性，而是表达了人类的意味。在翻译时，常常译作“人”而不是“男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往往用男性来代表，女性与之类似，只不过是存有细微差别罢了。“homo”这一词语能够表达“人”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将男性作为代表来表达人类这一概念。

然而，18世纪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男性和女性的差别逐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随之而来的是人类中的男性和女性被明确划分开来。当时的生物学水平还不能搞清人体的内部构造，因此对性别的划分还不够科学。

到了19世纪，生物学界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存在着差异，女性特征是指生长着子宫和卵巢的人群，她们作为母亲承担着生育和教养子女的责任。

其实，要说用结构学将男性和女性明确区分，那是20世纪的事了。1902年，美国的克拉伦斯·E.麦克伦发现了决定着男女性别的染色体。随后，其将性别染色体命名为X和Y，体内是XX遗传基因类型的为女性，而XY的便是男性。

除了最初的性染色体发生作用外，接下来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也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遗传基因和荷尔蒙也不能完全左右性别。现代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成长过程中以培育男性或女性的方式来养育孩子，也成了性别认定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若用科学的方式来区别男女，那么我们不知道的领域还有很多。越想精确区分性别中的男女，由此产生的疑问就越会层出不穷。性别的认定在生物学和文化领域中都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其中，难免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暂且将变异个体排除在外以方便研究。

在几个要素的作用下，性别会被确定。但是在性别确立时也会出现混乱的现象。此时会形成两种思维模式，其一是不将性别明确划分，将之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来思忖；其二是将性别细分，不拘泥于男女两种，而是将其视为多种多样的存在。男性和女性这种二元划分并非绝对的，往往是在这两极之间寻求平衡。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同性恋进行认知呢？如果从性别整体上考虑，那么同性恋的存在是不成立的。而拿细分的性别来对照，同性恋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标签。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将性别二元划分，男性和女性对立存在时，同性恋的概念才会出现。同时，与之对照后我们创造了异性恋这个概念。

如上所述，男性和女性作为对立两极的思潮出现于近代。在此之前，人类使用一元论，以男性为本位来思考。可见，将男性和女性分离开来，是认知到女性和男性存在的差别，是对女性独立存在的一种认可。虽然当时人们固守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但毋庸置疑的是，女性已经得到了某种存在上的认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关注自身，深切地意识到自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并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如若没有对男女的性别进行划分，恐怕这种意识是无法被唤醒的。尽管，伴随着女性的自我认知所产生

的问题也日趋严峻。

另一方面，男性也会因为女性的独立出离后产生自我认知上男性特征的强化。男性会灌输自己彰显男人气质的观念，用以和女性区分开来。

伊丽莎白·巴丹特尔在《XY——男人为何物》(上村国子、飨庭千代子译，筑摩书房，1997年)一书中写到，“男人味”并非天生，而是刻意塑造的。因为男人都是女人生育、女人抚养的，男孩出生后不久便能体会到来自那个叫母亲的女性的关爱。这爱层层包裹，成了男孩的束缚，如果想成为男子汉就必须从这种爱中出逃。可见，所谓的“男人味”是用来对抗母亲这一女性的自卫手段。

“男性的内心深处对女性持有恐惧心理，无论是温柔还是被动，抑或是有所感触之时，男性往往都会顾忌自己的发言，是不是会显得娘娘腔。当然，若是被同性别的男性当成是欲求的对象就更为难堪了。”

为此，男性会强化自己的男子气概，在寻求男性之间的友情的同时，对同性之间的爱恋嗤之以鼻。这种同性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男性厌恶同性恋的根源往往隐藏着对女性的反感。男性不屑那些娘娘腔，是一种强化男子气概的表现。然而，想更“爷们儿”一些的人就不会是同性恋了吗？

常常，那些最为憎恶同性恋的人，却最终演变成同性恋者。就好比欧内斯特·海明威^[1]，他在痴迷于男子气概的同时，私下里却又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者。

所以说，对同性恋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定义的前提，即对男性

[1] 欧内斯特·海明威：全名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记者、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奥克帕克，晚年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中自杀身亡。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错综复杂，先后结过四次婚，是美国“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其代表作有《老人与海》《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凭借《老人与海》获得1953年普利策奖及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并且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他的笔锋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的写作风格以简洁著称，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和女性的划分本身就是模糊的。

巴丹特尔写道：“如果有谁说能将男性和女性辨别得泾渭分明，那么并非是谁有这样的判断力，只不过是他按照自身利益将男和女进行分类的一厢情愿。”

根据巴丹特尔的观点，所谓的“男人味”其实应该用否定型来阐述。想要成为一个男人，就必须逾越三个否定论断。首先，“我不再是妈妈的乖乖仔”，要从母亲的臂弯中出离。其次，“我不是小姑娘”，要同女性划清界限。最后，“我不是同性恋”，不仅不能将同性作为性伴侣，也不想让自己成为同性的追逐者。

异性恋者会坚信男性就应该具有男性的特质。然而，回溯历史的长河，我们却对这个观点怀有质疑。对于男性之独立存在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于“同性恋”的研究也是近代才发起的。

为此，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同性恋”进行梳理。对同性恋的关注起源于19世纪，到了20世纪下半叶，同性恋已嬗变成炙手可热的话题。其间同性恋陆续被赋予了罪恶、犯罪、异常、病态的定义。同性恋者广遭排挤和蔑视，甚至到了被取缔的程度，时至今日，仍然残留着对其歧视和厌弃的斑驳痕迹。

20世纪对“同性恋”而言可谓意义非凡。伴随着对同性恋者的厌恶、蔑视、排斥到达顶点，其在黑暗处绽放出的魅力亦致命般地将人类吸引。可以说，从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般对“同性恋”如此关注。如果近代没有将尘封已久的那个禁忌解禁，那我们对20世纪的再解读也就荡然无存了吧。

溯源

回溯历史的漫漫长河，我们对近代所谓“同性恋”的人和事来做一番

鸟瞰。

18世纪后，同性恋被视为一种难言之隐，从宗教的审判中出逃，嬗变成一种较轻的犯罪。压抑许久后势必要反弹，一时间舆论开始对同性恋进行追捧。狄德罗^[1]称同性恋就像自慰一样，是寻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同性恋者能够彼此慰藉，因此是优于自慰的一个选择。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同性恋者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19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人们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过失，“同性恋者”被当作一个特殊的族群来对待。

巴丹特尔在书中描述，“‘同性恋者’被赋予了‘性倒错者’这个新的称谓。对其的观点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先是创造出了新的名词，随后人们开始将同性恋者当成精神病患者、社会病患者的一种典型表征。围绕同性恋的起源所展开的讨论持续至今，依然没有公论。”

言及此处，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一点，即同性间的性行为、“男色”在每个时代都不鲜见，变态的性爱也都会被视作一种犯罪。但是，此前从未将同性恋者作为人的一种类型进行过研究，homosexual这个词也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起初，同性恋者被看作是一种过失行为，到了19世纪下半叶则被认为是一种病态。1882年，法国的瓦拉塔·马宁和简·玛鲁特·夏洛克将同性恋者命名为“性倒错者”。人们认为异性恋才是正道，同性恋者都是些变态和异类。

[1] 狄德罗：全名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他的最大成就是主编了《百科全书》（1751—1772年）。此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人。他也被视为是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狄德罗出生于法国朗格勒，父亲是一个刀匠。他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没有继承舅父的神甫职务。1729年进入巴黎大学学习，于173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半工半读，以替牧师写讲道词赚钱维生。

我们总想着要确立一些所谓“正常”的观念，然后将偏离这些观念的人和事看成是“异常”。可事实上，我们却往往先筛选出“异常”，再给“正常”下定义。“同性恋”亦如是，先被看作是异端，接着就创造出相关词汇，然后发明了与之对应的“异性恋”这个概念。

在19世纪，几乎所有人类研究的课题里，性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柏拉图^[1]倡导人类灵魂学说，笛卡儿^[2]主张理性学说，巴丹特尔宣称对人类而言整个19世纪，性是主旋律。

19世纪，性科学开始被列为研究的话题，同性恋成为了一类人的标签。性的研究需要对下属概念细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称谓也开始登上台面。“同性恋”在被划分至疾病领域的同时，在道德上也受到了谴责。

如果将之称为一种病态，那本不应该追究其罪责，然而人们常常认为这是一种变态、是绝症，会对同性恋者产生歧视乃至排挤。如果将之视为一种过失，那在其悔改后理应给予宽恕，可人们往往认定同性恋者在性格上是扭曲的、异常的，其终生都摆脱不了被歧视的命运。讽刺的是，随着性科学的发展，同性恋者愈发受到歧视。哈维罗克·爱丽丝称同性恋是先天的问题，同性恋者本人不该为此承担罪责，社会应该对之报以宽容。但是，越是说其是先天的、生物学上存在的缺陷，反而愈加将同性恋者是种异常的存在这一概念固化、绝对化。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随着性科学对同性恋进行冠名和分类，同性恋俨

[1]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2] 笛卡儿：全名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笛卡儿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其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式。

然成为了人类存在的一个大课题。同性恋支配了人格的养成，不仅广遭诟病和歧视，甚或存有牢狱之灾的风险。

巴丹特尔称19世纪下半叶至今，人们普遍视同性恋为一种性的犯罪，即便程度不及此，至少也被认为是病态或者异端。产生这种思潮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对该现象不够了解，其次是出自自我认同。人们认为异性恋中的男性才是正道，对同性恋则充斥着否定，对男子气概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将异性恋绝对标准化。

我们再做一下详细的梳理，20世纪60年代伊始，同性恋现象被大张旗鼓地讨论起来，同性恋者也展开了对自身社会权利的争取。尽管如此，19世纪以来的偏见依旧残存，同性恋每每成为玩笑中戏谑的对象和谩骂中侮辱的称谓。人们认为同性恋会深刻威胁到传统社会架构的稳定，传统道德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其实，我们都已被影视作品中所刻画的同性恋所愚弄、所震慑了；或许是和潜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性取向博弈，可能也是十分有趣的乐事。

对于当前同性恋的情况，用男性杂志《花花公子》（日本版2004年5月号）来举例是最贴切不过的了。该期的专题人物是埃尔顿·塞纳^[1]。因意外事故过世的传奇赛车手塞纳，仿佛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为了表达敬意，杂志封面被设计成棺椁的样式，照片选取的是塞纳坐在驾驶舱中双目紧闭的画面。

该期杂志的专题中并未涉及塞纳是同性恋一事。然而，我们切肤地感受到塞纳的同性恋特质。虽然塞纳有过婚姻，也从不缺女友。然而对于那些被造型犹如男性生殖器般的方程式赛车所吸引的赛车手而言，F1的世界

[1] 埃尔顿·塞纳：Ayrton Senna da Silva，1960年3月21日生于巴西圣保罗，4岁开始开卡丁车，13岁开始参加卡丁车赛，1984年加入一级方程式杜尔曼车队，由此开启了他的F1生涯。1994年5月1日，在圣马力诺大奖赛上意外丧生。

俨然成为了同性恋人士的聚集地。车队的队员、报道的记者基本上都为男性，女性充其量是一种装饰。专题报道中记录了塞纳的谈话，他提到的都是男人。此外，夹页附录中赫然写着“男人最爱的是女人和法拉利”。

如果说粗犷的塞纳这个专题过于大男子主义，那么更有甚者，是对洗劫了奥斯卡11项奖项的电影《指环王3：王者归来》的导演彼得·杰克逊^[1]的专访，专访的题目是《弗拉多和山姆是基友^[2]？权且当作笑谈》。

颁奖典礼上，这部电影中的主人公，弗拉多^[3]和山姆^[4]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导演得知后表示无论这是否只是个玩笑，但其用意招人反感。将一个讲述友情的故事进行如此的歪解和恶搞，难免让人气愤。

将男性之间的友情误解成基情，无论当下如何开放，也不会被欣然接受。从另外的角度看，时下甚至《指环王》这样的电影都会被当作描述同性恋的影片来炒作。

此后在《美国性动态》中琼斯·D.托马斯有一页专栏。专栏的标题是《世界主流宗教的性观点》。“同性恋”被放到了手淫和避孕的章节中。比

[1] 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生于新西兰惠灵顿，童年在惠灵顿北部的普克乌阿·贝（Pukerua Bay）小镇度过。从五六岁开始，他就是个忠实的电视迷，8岁时因受怪物片《金刚》的影响，他开始迷上电影特效，理想是当个出色的特效师。1987年，他制作的首部长片《宇宙怪客》问世。1994年，彼得·杰克逊拍摄的《梦幻天堂》获得了威尼斯影展银狮奖。2001年至2003年，拍摄《魔戒》三部曲。2005年，翻拍影响自己走上电影道路的《金刚》，同样受到一片赞誉。

[2] 基友：一般是指男同性恋之间的关系，基=GAY，“基”取“Gay”的第一个字母“G”的谐音。从搅基、搞基发展而来，即互为基友。本词原指男同性恋，但现在的含义有所延伸，不单指同性恋，还常用于对较好的朋友的称呼。

[3] 弗拉多：弗拉多·巴金斯（Frodo Baggins）是魔戒的主人公，年幼时失去父母，被叔叔毕尔博·巴金斯收养。毕尔博把弗拉多立为继承人，带他到自己的豪宅贝格恩一起生活，但这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因为年轻的弗拉多在毕尔博众多的亲戚中是唯一能与他产生精神共鸣的人。弗拉多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认真、敏感而又聪明的小伙子，深深地迷上了毕尔博丰富的藏书和他穿越中洲大地的奇妙旅行故事。他是个有天分的好学生，甚至还学会了一些小精灵语（既会说又会写），这项好本事后来为他赢得了“小精灵之友”（在小精灵语中，叫Elvellon）的名声。

[4] 山姆：全名山姆卫斯·詹吉（Samwise Gamgee）是大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的史诗级巨片《魔戒》三部曲里面男主角弗拉多身边的忠心园丁，在《魔戒》中虽然不是主角，但是其忠诚无私、对兄弟肝胆相照、赴汤蹈火的形象令人难忘。

如，佛教从不触碰同性恋这个话题，虽不明令禁止，却也不采纳认可。印度教普遍接受了同性恋行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对同性恋行为采取排斥的态度。犹太教通常是不接受同性恋行为的，但是近来也出现了包容这类人群的派别。

因为是专栏，囿于篇幅，论证难免不够准确，但我们却从中意识到，即便是宗教，也已无法回避同性恋这一话题。

作为这类报道的极致，《皇后乐队^[1]主唱的真面目——摇滚界的狂徒弗雷迪·墨丘利^[2]之性与金钱和毒品》曾一度引起轰动。该作品的英语标题是 *King of Cock*（译者注：菲勒斯^[3]之王），其露骨可见一斑。该文章回顾了因罹患艾滋而下世的“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墨丘利的一生。

此前，人们难以想象《花花公子》这本一贯刊载女性性感照、探讨男女性事的男性杂志，会津津乐道于同性恋的相关记事。这或许是一种戏谑、一种姿态、一种伪装、一种嘲弄，但即便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代男性杂志如同中了同性恋的巫蛊一般，已经和这个话题产生了羁绊，不得脱身。《花花公子》这类杂志采取了正面的态度迎接同性恋，如同树立了一面镜子，他们观镜自照，从中发现新的自我。

越是强调男子气概、树立男性权威化的杂志，对同性恋的话题就越为

[1] 皇后乐队：Queen，英国的摇滚乐队，成立于1970年，由主唱Freddie Mercury、吉他手Brian May、鼓手Roger Taylor和贝斯手John Deacon四人组成。其在英国国内的地位尤其高，英国史上专辑销售前十，包括最高位在内，该乐队占据两个位置。该乐队专辑在英国专辑销售榜周数总计达1322周（27年），为史上最长，位于披头士与猫王之上。2012年2月底Adam Lambert代替乐队已故主唱Freddie Mercury 参加该年夏天举办的Sonisphere音乐节。

[2] 弗雷迪·墨丘利：Freddie Mercury，英国的音乐家，出生于坦桑尼亚桑给巴。皇后乐队（Queen）的主唱。作为歌手，他以高亢璀璨的音色与戏剧化的表演方式而闻名。作为作曲者，他创作出了许多皇后乐队的传世作品，例如《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我们是冠军》（We Are the Champions）、Killer Queen, Somebody to Love 等。1991年11月24日，在他公开自己艾滋病病情的仅仅一天后，便死于艾滋病所引发的肺炎。

[3] 菲勒斯：Phallus，一个源自希腊语的词语，指男性生殖器的图腾，亦是父权的隐喻和象征。它的代表物是一条勃起的阴茎。

敏感。一般的杂志对男女的界线并不会过分界定。

巴丹特尔表示，研究同性恋的学者中，弗洛伊德^[1]是最为悲悯宽容的。弗洛伊德在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少年回忆》一书进行标注时写了下面的话：“无论是谁，即便再为正常的人也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同性恋倾向，一生中难免会些许触碰这一禁忌，这包括潜意识中的存在，抑或是刻意排斥这一行为而在思想中进行的抵抗。”（《弗洛伊德选集》第七卷“艺术论”，高桥义孝译，日本教文社，1953年）

如果谁都或多或少存有同性恋的潜质，并从文化角度将之视为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倾向，那么男和女的性别界定将会变得异常艰难。我们也无权将同性恋者划分为“第三性别”。

长期以来，“第三性别”的概念一直受到性学研究者和同性恋者追捧，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性别，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如果将之独立也即是孤立，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异常且诡谲的性别，并采取歧视的姿态。纳粹^[2]就曾冠之以劣根性的名义，制定了赶尽杀绝的政策。

在弗洛伊德看来，既然谁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性恋倾向，那么“第三性别”以及将同性恋划分为先天遗传型和后天养成型的理论便通通不能成立。弗洛伊德欲强调的是，我们不应以特殊眼光看待同性恋者。然而，弗

[1]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缘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其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2] 纳粹：纳粹的称呼来自德语的“Nazi”，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简写。纳粹主义，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mus”缩写“Nazismus”的音译，意译为“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

氏的精神分析^[1]学说却无法获得性学家们的赞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赛^[2]发表了一个报告，公开支持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不应将人划分成同性恋和异性恋，谁都多少存有一些双性恋的倾向。

“1984年出版的一份轰动学界的报告称，异性恋和同性恋并非绝缘的两极，人类在性方面的需求往往在同性异性二者间摇摆。金赛博士及其研究团队认为，大部分人都持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倾向，只不过存在一个比例问题。他们将只对异性产生性趣的人群定为一极，将其设置为0度；将只对同性产生性趣的人群定为另一极，将其设置为6度。他们推断，大部分的人是在0度和6度间徘徊的。”（巴丹特尔，《XY——男人为何物》）

“不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划分，而是分成七个动态的级别，用0到6来标识。”这是1984年《金赛性学报告》^[3]中陈述的。该报告是在择取了4275名男性作为调查对象后作出的研究成果。调查表明，4275名男性中，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者只占四到八个百分点。

1981年，希尔·海特发表了一份名为《海特报告》男性版的研究成果，该报告梳理了7000余名美国男性的问卷调查。其问卷调查不是简单用是或否来作答，而是要具体描述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因此显得格外珍贵。令人震惊的是，43%的受访者在少年时代和其他男孩曾发生或维持过性关系，但他们大多在成年后转化成异性恋者。由此，我们可以论断，不能单

[1]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奥地利医学家弗洛伊德创建的治疗神经症的一种方法。其理论的中心概念是无意识，即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欲望和冲突被压抑在无意识中仍影响着意识，并可表现为神经症症状。

[2] 金赛：阿尔弗莱德·查尔斯·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年6月23日—1956年8月25日），20世纪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家和人类性学科学研究员。其在印第安纳大学曾担任昆虫学教授。1947年，他组织建立了专门的性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他对人类性学的贡献极大，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以及文化价值观。可以说，由他掀起了一场性的革命。

[3] 《金赛性学报告》：金赛根据调查研究成果出版了《男性性行为》，被人称为《金赛报告》（国内原译作《金西报告》），五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女性性行为》，这两个报告，合称为《金赛性学报告》。

纯地以性行为来判定性取向。

希尔·海特指出“关于男性的性方面还存在一些未知领域，比如男性自慰和同性性行为”。其中同性恋的部分是可以进行深入研究的。我个人很关注《海特报告》中关于“男性间的友谊”这一部分。于是生发出了一些疑问。

“请你描述一下关系最密切的同性友人。是不是不管做什么都想和其一同度过呢？”

“现在请你回首往昔，讲述一下和你最亲近的男性。这种所谓的亲密是什么程度的亲密呢？在一起共度的时间是否漫长呢？对于你来说他的存在为何如此重要呢？你喜欢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令人讶异的是，大多数男性在成年后与友人间的友情会逐渐淡化，那些学生时代的挚友和死党会慢慢变得生疏。不得不说，男性是一个非常孤独的物种。

女性偏爱闺蜜这样一对一的交往方式，男性中意团体式的交流接触。男性之所以相对排斥一对一式的同性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排除自身是同性恋的嫌疑。对同性恋的恐惧战胜了男性想要结交友人的欲望。

分析至此，我撰写这本书的主旨已昭然若揭，即探讨人同人之间的羁绊以及友爱的相关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了男女性关系的人际关系呢？如果将异性恋视为唯一的准则，那么其他恋爱关系自然沦为异常的范畴。所谓的同性恋，并非只是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父子、兄弟、师徒这种同性间的友情、爱慕和眷恋也被列为研究的对象。

如同希尔·海特所说的那样，男性对同性恋的忌惮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会放弃一些人世间最本能的深情。许多男性可以很好地和异性相处，却很难和同性保持友好的关系。

同性恋不仅掣肘着人与人的羁绊和友爱，甚或裹挟着人类最为纯粹最

为原始的面目。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和友爱

希尔·海特曾对男子过分警惕同性间接触一事深感好奇。“即便是些许的亲昵行为也会招致他们的厌恶，虽然还达不到板起脸来充当卫道士的地步，但是这种态度和思维已经在无形之中成为了男性间深入交往的瓶颈……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无论是在多么稀松平常或顺理成章的情况下发生，只要是男性之间肉体上的接触便会刺激到人们敏感的神经。通常情况下，大多数身为父亲的男性，在儿子长大后便不再会对其亲热和爱抚。大多数社会规范中会认定男性之间握手和拍背是正常范畴，如果是轻柔地抚摸对方背部，则会让周边的人产生不快，甚至引发其为同性恋的嫌疑。你在大街上见过两个男人手挽手、肩并肩地牵手漫步吗？恐怕敢这么做的人凤毛麟角。在日本这个国度，男性之间的身体接触仅止于握手。握手是西欧的传统礼仪，它意味着双方不持有武器，是一种友好的姿态。”（《海特报告》，中央公论社，1982年）

随着近代人们对同性恋的唾弃，父与子的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巴丹特尔在《XY——男人为何物》这本书中对“同性恋教育”有所描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男性中的长辈会同晚辈缔结亲密的友谊，并将自身的经验、知识和男子气魄倾囊相授。在日本也有极其类似的情况，长辈晚辈、师兄师弟的关系中充满了友爱。

在传授继承技术和知识方面，同性恋教育被嫁接其中。有一个称谓叫“同门”，老师、师父是一种父权的象征和存在。成人仪式成为了一种机制，其中对年龄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一旦经历了成人仪式，少年将被认定为成人并开始自立门户。

书中描述，“‘同性恋’是一个过渡产物，是为了获取异性恋和男子气概的一个铺垫”。

对上述内容，可以做出如下理解：曾经，为了从少年过渡到成人需要相应的仪式，同性恋教育是其中的一环。此时，父亲以及那些扮演父亲角色的长辈会充当教育者的角色，对少年爱护有加。

然而到了近代，父亲这个角色大都外出到公司、工厂工作，父和子的接触日益稀少。同时，随着男女迥异这一观点的强化，同性恋逐渐被社会所唾弃。不单单是父和子，长辈和晚辈间的羁绊亦开始慢慢地被瓦解。

让我们对“同性恋”这个词汇进行一番思考和诠释。在原始词根中，表达同性恋的词汇是不包含“爱”这个字的，取而代之，我们用意味深远的“恋”这个字来表达。可以说，恋的含义囊括了性和爱。力比多^[1]研究往往只倾注在性方面，对爱少有涉猎。但是，性爱通常是两个人间发生的行为。

安东尼·吉登斯^[2]在其出版的《亲密关系的变革——近代社会之性欲、爱情与情色》(松尾精文、松川昭子译，而立书房，1995年)一书中，对该问题有较深入的探讨。吉登斯称，研究性的问题是不能背离或回避爱情和性别差异这些话题的。所谓“纯粹的性关系”之“纯粹”是指在性别方面和爱情方面，男女没有差别，是一种对等的存在。那么，能不能够逾越性别的差异，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结合，放眼于人类这个大范畴呢？对“纯粹的性关系”所开展的深入研究，对同性恋而言可谓意义非凡。

[1] 力比多：libido，即性力。这里的性不是指生殖意义上的性，它被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包括性倒错者和儿童的性生活。精神分析学认为，力比多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力量，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

[2]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 1938年1月18日—）英国社会学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当代社会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他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